

### 西方漢學者在臺灣——訪莫加南教授

◎李筱涵

受訪者:中山大學中文學系莫加南助理

教授(Mark Frederick

McConaghy)

採訪撰稿:李筱涵同學(臺灣大學中文

系博士生)

近年來中文學界迎向國際化趨勢,本 學會很榮幸邀請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莫加 南教授,與我們分享他的學思歷程與學術 訓練,以及在臺灣教授相關課程,從事學術 工作的各種寶貴經驗。

### 民間文化與中國現代化之間的影響

莫加南教授談及,最初對中國小說有 興趣,是對魯迅的小說《祝福》印象深刻; 裡面透過凸顯五四被啟蒙的知識份子和鄉 村人之間的代溝,來批判知識份子擁有新 文化,卻無法想像鄉村人的經驗,理解他們 的困頓生命。如果新文化和知識分子無法 和一般百姓溝通,那有什麽意義呢?一個 無神論的新文化,無法討論中國民間的信 仰,無法了解廟宇文化對地方民眾的重要 性。因此,莫加南教授開始思考什麼是鄉土? 中國的民間文化跟五四文人陳獨秀、瞿秋 白、魯迅與周作人他們所推廣的新文化之 間是衝突的嗎?應該如何了解中國這兩種 並存的文化?他觀察到臺灣民間的信仰文 化非常活潑,無論男女老少都會去廟宇收 驚,不只存在老一輩的生活裡。我們怎麼去 理解民間故事中的信仰和民間的生活世界, 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和民族 主義這些現代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 這就是他最初關注的研究核心,尤其是民間自己的文化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廟宇 文化對民間來說很重要?新舊之間如何 交涉?這是理解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非常 關鍵的議題。



在紐約大學唸東亞學系的莫加南,師從研究現代中國歷史的 Rebecca Karl 教授,她關注社會主義與文化、文學,學術專著寫過梁啟超與清末的民族主義,也寫過毛澤東思想。因此莫加南在博士班階段也想延續先前的思考,曾向指導教授孟悦提議要做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研究,但孟老師請他先去讀魯訊,臺靜農,和沈從文。



她認為,除了知識份子的運動之外,中國其實有另一種民間的文化,是我們未曾了解的。民間對於知識份子所帶來的新文化有怎樣的反動、接受與對話,是較為模糊的,並鼓勵莫加南從事民間文學研究。民間文化豐富多元,現代意識型態也不一定能了解其中的意義;但弔詭的是,我們需要透過北大文人創辦的《歌謠週刊》來了解當時的民眾。雖然這個方法論的侷限,但從這些材料還是能看出當時本土民間對於道德、善惡的定義,和知識份子、城市人的現代觀念有所差異。

#### 來臺灣從事學術發展的機緣

因為紐約大學與南京大學設有交流合 作,莫加南教授最初是到南京學中文,也修 習一些中國現代文學和歷史的課程;紐約 大學畢業之後,便繼續到北京深造語言,包 含文言文與白話文。2011-2012 年莫加南教 授通過博士資格考試之後,多倫多大學的 東林教授推薦他來臺灣中研院搜集相關研 究材料。因此,在孟悦教授和臺灣文哲所學 者的牽線下,莫加南教授來到臺灣訪問一 年。從那時起,他才認識到臺灣,臺灣人很 善良親切,山水環繞,喜歡登山的他一下就 愛上了這裡。臺灣在漢學學術上的歷史,從 錢穆、牟宗三、傅斯年、胡適等人一路下來 也有完整的傳承,加上活潑的民間文化,雜 揉儒佛道教的思想,加上臺灣從白色恐怖 專制政體走向民主化的過程,變成一個多 元開放言論自由的地方。臺灣有自由主義, 也兼有傳統中華文化的脈絡,是非常特殊 的地方。內在有聲音告訴他,不要錯過這個 地方;他想,即使沒有機會到學術單位教書, 還是可以教英文或者到出版社翻譯,仍然 可以在這裡生活,為社會做出貢獻;於是他

完成博士學位之後,就來到臺灣發展。

### 北美與臺灣漢學研究的差異

莫加南教授表示,在美國、加拿大沒 有開設中文系,然而每個系所都有它的主 體性。臺灣中文系非常完整,有中國文學 史、思想史、經學,和訓詁學等一套學術 訓練。海外的東亞學系是把韓國、日本和 中國、香港、臺灣的歷史與文學、語言都 放在一起;必修課只有三四門,像東亞通 史、東亞古代文化歷史,以及東亞現代文 化歷史,能教授相關課程的師資有限,不 像臺灣中文系在朝代專業分科上這麼精 細,有不同專長的老師可以分別教授唐 詩、先秦思想、宋明理學之類的專業。東 亞系誦常只有六到八位老師,主要各有兩 位負責日本、韓國與中國相關領域的課 程。以多倫多大學為例,一或兩位老師可 能就要負責中國古代史與古典文學,從先 秦到明清這麼大的範圍,在教學上只能以 概論方式呈現,很難深入。加上西方大學 在體制上採一二年級不分科跨領域教育, 到大三才歸屬到某個科系; 而語言本來就 需要時間學習,因此大部分東亞系的大學 生到大四語言程度可能還在中階,因此對 於漢學研究的基礎訓練上相對薄弱。

此外,臺灣與西方漢學對於「中國性」 的討論思維上很不同。西方是從外部視角來看中國歷史,研究者跟研究對象有一定 的距離。相對而言,臺灣中文系則有傳承 中國學術思想,達到人文化成的未來目標,學者與研究對象之間有強烈緊密的關係,對中華文化意識有深刻的認同與接受,甚至是要鞏固某種「中國性」,臺灣的中文系和整個中華民國的價值觀、歷史與

# 專題企畫

認識論的關係密切,在五六十年代自居「正統中國」的中華民國在臺灣,有延續發揚中華文化的自覺責任,漢學在臺灣有這樣的歷史脈絡。而海外學者則不一定要鞏固中國性,對民族主義與國家機關的關係保持謹慎的態度,甚至可以說想要解構某種霸權的「中國性」,無論是從海外來的華語語系論述或者從島內來的臺灣本土的論述都顯示,近二三十年來,過去傳統的「中國性」不斷被挑戰。

因此,莫加南教授認為,臺灣傳統的中 文系在過去很少觸及現代文學教育,只教 授到清代就停止的教育使得它和現代社會 產生脫節的隔閡,和民間生活、臺灣島嶼的 歷史經驗脫離。所以臺灣文學系所應揮而 生,但是若以「臺灣性」取代「中國性」也 會促成另一個民族主義產生。而海外研究 者就沒有這種認同上的包袱,他們主要想 要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上(不管是經濟上, 性別上,種族上,文化上的弱勢), 以邊緣 解構中心霸權作為詮釋觀點,解構所有封 閉的權力中心,剖析傳統,吸收所有文化的 精華融合為多元新文化,取消掉本質的定 義,這就和中文系的正統論之間有很大的 差異。兩者在漢學研究方法論上就不同,海 外漢學尤其重視跨領域的研究,由於臺灣 中文系學者的研究領域專業分工明確,教 古代思想史的老師很可能不會去教現代文 學史;但莫老師相信融合中西古今的教書 方法是很重要的,老師們講莊子、何殷震、 朱熹、毛澤東、孔子、瞿秋白、歐陽修、莫 言、謝雪紅、蘇軾或者法國現代哲學都可並 行不悖,打破學科之間僵固的邊界,甚至也 很歡迎把中國、日本和法國的文學並置比 較,跨文化領域的思考都可以。

第三點是在學術訓練上,莫加南教授 談起自己博士生資格考的時候,雖然題目 以中國現代文學為主,但閱讀書單不限於 此,也有很多與英法文學相關的書籍,在 他們的概念裡,學術涉獵越多元越好,不 會以民族或國家作為一個單一的範疇,也 不為單一國家、民族主義服務,反而是要 對本質主義的論述保持謹慎的態度。臺灣 本土意識有它正面和負面的作用,確實在 戒嚴時期的大中華意識太忽略了臺灣本 土的文學、歷史和民間的民主政治運動, 它有重建的合理性;但是「臺灣」不是誰 的專利,本土性不能偏向一種族群而已, 臺灣的四大族群都非常多元,任何一個族 群的內部關係充滿差異性,都對臺灣做出 不可磨滅的貢獻。本十史本來是跨文化 史,我們需要思考怎麼在強調本土認同的 同時怎麼跟更大的地區共同體(regional community ) 與文明結構 ( civilization structure) 保持良好的關係。我們也要特 別去了解新住民的非常複雜的跨文化經 驗,也要支持臺灣最早住民(原住民)正 在進行的文化重生(cultural renewal)的各種 計畫。最後,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資本 主義臺灣,不能忘記中國和臺灣左派的文 學和社會史,所有的認同政治都有物質上 的基礎,歷史唯物論能提供重要的理論資 源,幫我們思考經濟與文化之間的非常複 雜的關係。臺灣人文研究不能完全以唯心 論為主,唯物論可以發揮關鍵的作用。莫 教授提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臺灣真的 在後陳映真的時代嗎?」他並不認為是。 相對來說,海外學者可以提供不同的眼 光,挑戰島內所有的本質主義的思維方 式。不過莫教授提醒想要在臺灣研究和教 書的海外漢學家,不可以被他們本國的民

# 專題企畫

族主義束縛,假裝本國內部的矛盾不存在, 把海外理想化,甚至鞏固西方中心主義的 迷思;需要以謙卑的態度面對異地,要不斷 地自我檢討,解構霸權的工作要以身作則。 現在世界秩序中沒有單一的經濟和文化上 的中心,中華世界是足以與美國,歐洲分庭 抗禮的三強之一。

### 外籍教師在臺灣中文系教授西方漢學 的挑戰與意義

莫加南教授以自身的經驗給未來想來 臺灣發展的外籍學者建議,首先是謙卑的 態度;他談起當初剛來到臺灣中研院做博士後研究,一邊在銘傳大學做兼任助理教 授教英文,在哪裡先找到工作先認真做,就 有機會。另一點是,臺灣的學生相對國外來 說比較被動,做為外籍老師,他會和學生強 調彼此都是「學生」的平等身份,一起討論、 探索這個話題,學生都會感受到老師的用 心而努力學習。

而他來到中山大學教書之後,很快就發現自己外籍教師的身份有獨特性,他說:「他們聘用我的原因不是要找另一個臺灣的教授,而是希望你能帶來不同的研究方法,提供不同的眼光和角度。」最初也許很緊張自己的教材是否過於現代、不夠傳統,也會考慮到問題意識是否太強,但這些焦慮都在教書三個月後逐漸消失。他理解到,他被聘用的原因是幫助臺灣學者和學生了解國際漢學的位置,而他將成為這個橋樑。他提到亞洲研究協會 AAS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是北美研究亞洲最具代表性的學會,每次年會都聚集做亞洲研究的重要學者,輪流在紐約、芝加哥等飯店的會議中心舉行,約一千多場 Panel,每組約四個

學者共同討論一個議題。這個年會之所以 重要,是除了學術活動和學者之外,像哈 佛大學、芝加哥大學這些重要的大學出版 社也都會參與,如果學者有學術出版計 劃,也都在這個場合討論合作。這對於學 術職業化來說,是重要的活動。包含期刊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也是亞洲研究重要 的學術刊物。但校內其實很多學者都對這 個協會和期刊一無所知,顯見臺灣漢學和 海外漢學之間十分缺乏溝通。雖然每年暑 假都會有一些西方學者來臺,但真正深刻 的學術交流和出版,除了北部有名的大學 之外,其他的學校很少。來到臺灣之後, 莫加南教授發現臺灣在南北學術資源上 的落差,他說:「臺灣漢學國際化不可以等 於臺大國際化。」他認為這是臺灣學術內 部的危機,任何一個國家的漢學家要來臺 灣做研究,通常都會在臺北,有中研院、 國史館、故宮、國家圖書館各種資料庫, 在國際學者不離開臺北的情況下,其他縣 市的大學即使有經費也很難延攬國外的 學者來做研究,就很難形成長期合作的學 術交流關係。所以中山大學也在籌備要蓋 一座南部的漢學中心。莫教授認為,如果 可以將部份中研院的資料調到南部才能 真正平衡臺灣南北學術資源的差異。



臺灣有一些很好的研究專書也甚少翻譯成英文出版,莫加南教授認為,如黃

## 專題企畫

美娥、陳培豐、楊儒賓幾位優秀學者專書沒 有英文出版而失去深度交流的機會,這是 非常可惜的。他提及目前中山中文系正嘗 試要建構一個國際漢學平台,打算以學術 翻譯為主要目標之一。回過頭來說,對於新 進外籍學者來臺灣發展的建議, 莫加南教 授說:「你的價值就是因為你的眼光、經驗, 跨文化的角度和問題意識與在地學者不一 樣。」他發現自己對於中山中文系的貢獻在 於現代文學教育,在此之前沒有很多現代 文學的課。臺灣的中文系很缺乏中國和臺 灣現代文學的相關課程。「在臺灣的中文 系,現在要如何回應2020年的臺灣?」莫 加南教授說,他現在加開的課程「中國五四 時期的文本文化」、「中國現代文學與社 會、「中英翻譯:理論、歷史和實踐、「西 方漢學」、「臺灣文學史」、「全球華文專題」 都是在嘗試回應這個問題,包含思考南洋、 香港華文文學的脈絡。



莫加南教授認為,臺灣是一個中華寶島 (Sino-Island),以漢字為主,以閩南、廣東和北方話來思考。人民生活中充滿廟宇和信仰,文昌帝君是從宋元朝開始神格化,<sup>1</sup>媽祖從福建過來,這些神明在臺灣有它的本土性,但卻和中華文化的宇宙(universe)相連。臺灣和中華文化關係緊

密,同時也接納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華 人,使用共同的語言、信仰文化,這個網 絡得以連結南洋、香港、加州的人才,這 樣的「中華臺灣」可以促成多元包容的社 會,這種包容性是很珍貴的。莫加南教授 表示,這個觀點受到王德威教授和彭小妍 教授許多啟發。 莫老師也提出,我們去了 解「中華」這個更大的世界,並不意味著 臺灣必須在政治上接受任何外來的霸權。 這個年代的臺灣知識份子的挑戰是,要把 中華臺灣的歷史經驗、臺灣本土文化政治 運動(包括左派運動)和原住民、新住民 的歷史經驗吸收;不去排除任何一個脈 絡,而是思考如何吸收不同脈絡的精華, 在尊重前輩歷史經驗的前提下,容納多元 創造新的臺灣文化。

注 1: 參中華民國內政部宗教資訊網: https://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 &cid=668